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震舒章

朱兆奎伯高參閱

侯中丞奏疏

疏

侯 綸

欽奉聖諭禦邊疏

禦邊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節奉聖旨這禦邊事
宜你每既會官議處停當係干總督衙門的便行與

他着實舉行其餘都依擬行內外諸司各要仰體朝廷軫念邊民防禦虜患至意務責實效不許效尤往昔稽時悞事備咨到臣查得咨文內開仍行薊州都御史侯綸將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邊務除見議增兵易將設險外未盡事安仍要作速具奏等因臣會同鎮守總兵官祝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銘議得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地方環衛陵寢拱護京師密邇宣府寔爲肘腋重地累歲北虜侵犯內地其防禦之方誠不可不爲之密也且臣等所屬馬

蘭谷太平寨燕河營等處與密雲接境。朵顏三衛夷人住牧邊外。止有一牆之隔。昔年大舉侵入。殺死縣官。去歲七月。驗放夷人進貢者。止該三百。而隨來乞討。盬米者不下千餘。適報北虜入寇。察其情狀。似有幸禍之意。臣等雖嘗區處錢糧。從容撫待。然狼子野心。譎詐多端。陽順陰逆。難以測度。誠恐北虜驕肆。有時西犯。近夷聞知。乘隙東侵。腹背受敵。不無顧彼失此。貽患匪細。而兵力糧餉器械之用。防範處置。亦不可不備也。備東夷正所備北虜也。臣等謹遵奉欽

依晝夜籌慮將未盡事宜逐一查議開具冒昧陳請
伏望勅下該部從長議處早賜施行、

計開

一本鎮原無設有遊兵後因建昌營鎮守內臣裁革
遺下營城官軍議設守備一員管理因事權不重又
改爲遊擊以備本鎮往來應援然所管官軍不滿三
千馬亦不及軍數先年亦無徵調去歲北虜聲息緊
急方行議調西征彼時遊擊毛紹忠查得見在官軍
止有一千七百有零除大水谷按伏五百員名河流

口按伏二百員名實在只有一千之數以故不能起
行備呈去任徐都御史將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四路
官軍并馬各挑選湊補三千之數領去西征各路所
守關營隘口星羅棋布遂使防守稀疎所幸夷人不
來侵犯得以苟免罪戾若使有警則應援不及難保
無虞近據大喜峰口守備隴學書及各提調等官報
稱朵顏三衛夷人多在邊外住牧日逐臨關或乞討
蓋米或說稱把兒都已與黃毛達子結親三年要領
來關上求討東西等語臣等切詳夷情狡獪中藏挾

制固未可盡信。然我之自治豈可不嚴。臣等已嘗嚴行。各該叅將提調等官將見在官軍揀選精壯號稱尖兒手。給與馬匹。責令設法操演。各防侵犯。倘遇賊情重大。如往歲突入。聲東擊西。非有調遣策應之兵。何以威震外夷。臣嘗具奏量留本處遊兵。草茂之時。移住密雲。以防虜衝。令該部取各路遊兵。本鎮已不在調遣之內矣。伏望勅下兵部查議。馬上差人催促。新任遊擊將軍程祺作速赴任。務將本營見在軍士逐一點選。除老弱不堪者。令其守城外。其餘精壯者。

盡行選出，果有不足，仍於各路步軍內挑選通行，臻補務足三千之數。查臣原奏，令其及時前去密雲住劄。若北虜消息稍緩，各路有警，亦聽調遣策應。及查馬匹，亦因西征倒死，先給數多。原選各路，亦各歸營，合無斟酌見在堪以騎征者存留外，其有老弱不堪，俱覓與各路軍人領養防禦，仍於附近薊州玉田豐潤遵化等州縣寄養馬。或永平府近，議應賣種馬，兌給臆壯一千匹，專與遊兵騎操。庶緩急有濟，邊防可保無虞矣。

一查得本鎮近邊衛所每年軍三民七出辦料銀成造軍器寄庫專給邊軍領用除嘉靖二十年以前軍器拖欠未造及侵欺料價等項臣等另行委官查明追究外其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軍器料銀該工部咨取解京俱經通行去後續據各衛所申稱原造軍器乃係給邊之用今若徵解銀兩遇有警報邊軍告領將何取給已該臣將遵化等衛欲行存留料價照舊成造緣由移咨工部外爲照本鎮守邊軍士披執盔甲器械中間給領年久損壞數多卽今

邊方報稱前項軍器不可有缺、乞勅工部查議、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料價銀兩、不必解京、仍舊存留各衛、嚴立限期成造、以備應用、但二十二年、分成造過期、見今軍士告討、若候造完、領給不無緩不濟事、仍乞查發在京庫貯堪用盛甲鎗刀弓矢等項、約得一萬副、先行解發前來、聽臣等查給各守邊官軍領用、以濟一時之急、以後照舊各衛成造給領、及查火器火藥、該工部每三年一次查發前來、分布各該關營收候聽用、近因邊報緊急、省令將

原發神鎗佛郎機常時依法操演。但用過火藥數多。雖欲嚴行製造。緣本鎮不產硝黃。又恐造不如法。亦乞查發數千斤。分散各路。庶緩急有備。軍威自壯矣。

一本鎮四路。各該闕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提調管操。并墩臺。夜不收隊伍等官。共計一千三十餘員。俱於各該衛所選用。其間有離邊一二百里者。應支俸糧。俱在各衛所造冊闕支。每月米一石。上半年支與本色。下半年俱是折色。富者猶之可也。貧者所闕俸糧一石。上或父母。下或妻子。養贍尚不足用。

豈能分送遠寨，供給邊官，所以各官到邊，無所用度，不免科尅軍士，雖常嚴加禁約，而犯者接踵，具告到官，中間或索要銀一二分者有之，米二三升者有之，行拘責問，據法難容，但原其情苦，似亦可憫，况人一日不食，則疲餒無力，又豈能披堅執銳，以作勇敢之狀，以犯敵人之鋒乎？夫食無處，將見弊端，益生，邊軍益困，軍氣不揚，軍威不振，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乞勅戶部查議，合無將前項守邊官員，除月糧一石，仍於各衛所內開支外，其在邊提調管操者，查照各邊行

欲郵送軍先郵衛官庶貪刻之風少息

糧事例。每員日量給米三升。守關寨墩臺管夜不收管隊者。每員日給米一升五合。總計支三升者。不過七十餘員。俱附造守邊軍士冊內開支。備行薊州密雲管糧官會計給領。然尚有奸貪之弊。盡法處置。彼又何詞如此。則邊軍有助廉之資。而軍士免剝削之害矣。

一查得先該臣奏禦虜之要在於遠探。襲勤瞭望。則烽堠不爽。傳報及時。預知地里之險易。賊勢之衆寡。出入之遠近。相機調度。或設伏。或迎戰。或固守。庶不

失其機空。而可以制敵也。本鎮一帶邊關。朶顏等衛
夷人常貢之外。不時扣關求討。益米。絡繹不絕。譎詐
難測。欲令便出兵馬。敵阻。然彼款曲輸情。義當撫處。
若一有不備。輒肆侵犯。搶擄人畜。是以臣晝夜思惟。
不遑寧處。每嚴行各路叅遊等官。將各該墩軍務。要
今上已。二。建。首。之。入。以。墩。軍。減。法。守。望。不。敷。所。致。
着令在墩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瓜探地方。僅保
無虞。但夜不收月糧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軍辛
苦百倍。實亦不減於夜不收。而其月糧。止與操軍相
同。則是勞逸不分。惠澤罔均。而欲出力効死。退無怨

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訪聞各邊墩軍月糧不等。俱加益於常操之軍。今本鎮大約會計四路墩軍。共八千餘名。合無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每年該米一萬九千三百餘石。臣非不知歲計有常。不可加益。然偏苦之軍。本色止得半年之給。若非足其衣食。無以悅服其心。鼓舞其氣。偷惰苟安。瞻望日廢。邊防日壞。事不本于人情。徒以空言嚴刑驅使之。誰肯信從之哉。萬一虜賊長驅。地方失事。守邊之臣。固難辭責。雖加以重典。計亦晚矣。如蒙伏望 皇上

憫念墩軍窮苦邊防切務乞勅該部從長議處或歲
發引鹽四五萬或於山東河南漕運蘄州糧內量增
二萬石庶各軍有所仰給而守瞭可以責成窮邊卒
伍必當感恩効死矣

張給諫奏疏

疏

張東壺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戰守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
情至居庸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

採度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皇
蓋臣以爲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防疎東路何翅
燃眉之火哉欲待事竣奏聞誠恐不量緩急槩負循
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入貢夷聲息已至有欲捨
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捨一箇月纔回等語又
節聞走回人口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擬
勾合大衆要便來搶都說好捨等語是虜志益驕貪
心無已視吾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
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京師天下根本。而陵寢諸山。實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卽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陵寢諸山。是京師肩背。南山又陵寢肩背也。譬之人居。則京師正堂。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爲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陵寢三十里之外。京師百里之外。卽爲遠邈矣。臣惟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卽在京師直北矣。查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

而下。其出也。徑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

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

嘉靖之末。大虜往往自東而西。

里。計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

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颺之騎。直擄南山。不日可至。其

爲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事同論也。

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爲我藩籬之人。又謂北路龍門

所一帶。皆山陰林深。不通大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

所後。若今三衛枝節附邊作牧。悉爲北虜驅迫。星散

藩籬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

嘗爲虜所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擄掠。間有點猾者。乃反安其利而樂爲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寨亡命之徒。久投毳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所知。路卽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爲寒心也。往者宣大諸邊。槩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意修築。頗稱高厚。又鑿之外峻之爲壕。壕之外。挖之爲窖。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

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况聲息欲捨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乎。迨至報及軍

門方使調遣。且若盡合宜府總副參遊之兵。除步卒
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
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
奇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
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卽居庸爲中。按其圖勢
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
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以爲隘者十一。皆隆
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
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

一。口。失。守。南。下。入。山。卽。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
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城。壕。頗。可。爲。守。若。永
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
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
門。諸。口。失。守。則。直。擣。陵。寢。後。山。殊。無。間。截。而。南。突。之。
騎。卽。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陵。寢。以。達。畿。
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口。尤。爲。緊。要。臣。嘗。聞。土。木。
之。變。虜。由。湯。谷。出。入。已。成。舊。蹟。之。路。而。青。龍。西。口。入。
達。嶺。者。卽。其。從。入。之。間。也。今。人。達。嶺。堅。完。是。守。則。其。

勢必將惟張家口是窺。況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路。而爲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真爲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卽其路畫牆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爲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

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牆浚濠。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況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頽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賜

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路叅將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北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爲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烽砲。軍之聲嚮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孳孳額額。晝夜準備。或者先聲所至。奸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爲無益者也。臣爲陵寢過計。又有意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

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錐石鴈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陵寢肩背所托。

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為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陵之近門也。四海冶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海冶鄰邊林谷峻深。樹卉蓊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敢行者。若伺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情反覆。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為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

有新添叅將選合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爲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爲守株待兔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治安。添設叅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踏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崖。犬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

前散叙此作一摺南山形勢了然在日

家口青龍口。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空守之。早謀按伏。憑險固守。如懷來幫水谷以西。卽居庸關糜子谷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空駐兵榆林。上遏西犯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遷延左次。卽今宣府諸路。皆空整搦。預待調遣。爲頃刻起營之計。後來查訪計口計里有慢期者。各該承調

官員當卽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拿解法司議處合先
嚴例預做廢幾聞敵卽趨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
日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趨雄蓋
總兵周尚文不衰據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
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命
總督衙門預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叅遊速整戰具豫
待調遣一有警報卽令火速馳赴總爲京師保護更
不得以主客異心致悞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
日計叕叕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

見今之勢。宜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遇警。雖裹糧被甲。惟怯禿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爲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例。雖使搖動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副叅遊守備坐營把總等官。聽臣查勘情罪。應拿解者。卽請旨從重處治。應照例問遣者。仍從重拿解。法司責問。應革任降級者。從

重問遣其肯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折亦不加罪
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庶幾將
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蓋今日之患已在陵寢畿輔
非他處可同非往事可論也內地糧草隨處可依更
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謾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
同委官見任提弔人卷親歷邊境屯堡訪獲情實及
凡所在修行事宜別待回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淮上陳台孫階六叅閱

籌邊疏

疏

趙伸

籌邊疏

籌邊九事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

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强。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卽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嚆。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夷使入貢方物。悉令

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索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上命高陽伯季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弘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聞請降

璽書齋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畧焉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

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勅以往，迨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請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何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兵部探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臣揀

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爲患，日久而當其肩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酋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尺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

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朝廷

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

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

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

太重反受其侮

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

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

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况哈

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索羅、係畏

兀兒、并迭莊、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頡頏、陰謀跋扈、北

山一帶。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
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
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與復哈密。此今
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爲生
多不樂居哈密。宜卽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
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
人。應發兩廣者。抑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
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
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

夷貢使者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
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
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
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
略乎哉。

二曰征勦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廝爾
種。因與本會小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
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
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涼諸路。



相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
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
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
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剿等竊據
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
爲套虜駐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
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
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耽延
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

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我兵強弱虛實，彼中知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爲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

泉芻牧道塗迂直者使導軍材力蹻健能猿騰鶻擊
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間選是
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
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
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
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
知此數人卽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生死之道久則番寨
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
事機可爲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

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往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卽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得阻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

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質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旣專套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

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末學愚臣所與爲也。

三日申嚴守瞭。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刺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尖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益池相接。先年火砲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往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

帶彌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靜
隆。雖得小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盭韋萌。雖云
有備。而定邊興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
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砲。晝
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
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
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烟筒火把
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
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

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瓜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不真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耽誤事機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太段各路火號會止固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挾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采衆議如賊人來



自各邊折墻入境，或三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個，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個，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個，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爲進止，收

欽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窰洞堡附近，扼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今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葩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卽在此，而况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

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尋襲如舊。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藉口。秦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夤緣。則撈辦不時。而鹽課于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

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爲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允價領用，事雖不常，卽其例也，卽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

合西馬而隸京馬恐非策也

中監兌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成雲錦爲羣可以西障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卽令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

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網維容
易稽考如係盭馬上等者一匹盭一百引中者一匹
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計納價補給
祿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令並革
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
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令奏討太僕寺馬價
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
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
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

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
卽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
河三茶馬司必須倣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
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
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爲禁
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
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
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
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

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糧賞賚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徵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

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

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假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

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
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
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
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
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
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
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其次須令
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
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十斤。餘



鹽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卽邊糧旣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

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廩，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



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至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局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綸選本于異材，調度出于儔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

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禦。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阱。是故擺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爲奇。正以爲本。奇以爲用。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爲

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爲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爲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爲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一帶爲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刺一帶爲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爲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候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爲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

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做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日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

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克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日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縱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料等銀又有坐守城舖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併等役况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

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資、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世、芻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

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

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

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

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

匹。或饋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

軍中雜役所宜痛戒

人執役。或與豪右為傭。執鞭。或托腹心。令其包納月

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

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為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

小吏。爭論館穀。且曠徒囉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

何益也

八曰嚴護調遣。賊在河套，則征調宜大。賊不過河，則征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爲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宜大。以爲山禾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爲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羣。大勢回往。虜衆多寡。何以的

虜中法。將內犯。則盡地爲

謀○拔○營○即○行○雖○其○○○
○不○能○○知○何○况○○
○期○之○口○

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

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緊急於時宜

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

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思

以爲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

一守爲今之計宜加參酌著爲定令先主隄備次信

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

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

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

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爲十。如黃甫川、娘娘灘、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卽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卽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卽疑兵之謂也。

西潰則卽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所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士預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叠出明詔革之盡矣。

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 特旨或出改正或自
併功或因報効愚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終
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
張則技能之將不出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
除出奇制變擒獲會首散敗賊衆平定一左茂著勳
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奉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
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等又
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則另爲
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

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牆、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窰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以下、不過

三人如此。盡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籌邊疏

題名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章 簡次公參閱

黃 公疏

疏

黃 佐

兩廣鹽利疏

鹽利

時以巡撫御史解見建議欲減兩稅并並斤故上。

照得兩廣用兵全仗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于商

疏爭之蓋鹽使公商人而忤撫而軍興也

而不取之于灶蓋灶丁所辦之鹽則專容商支額別

皇明經世文編

黃玉二公疏

鹽利

平露堂

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收買私
鹽數多。私鹽之利遠近時值數倍。自天順成化以前
至都御史葉盛韓雍吳英宋昊屠滸秦紘閔珪唐珣
鄧廷績劉大夏潘璠熊秀并臣等相繼摠督軍務。于
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
執難革而法難行。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
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于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
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
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

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一引更有多餘鹽斤許令自首免其沒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四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糧賞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廣東監察御史解冕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舉司鹽引從梧州往廣東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積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

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仍前照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斤。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蓋正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每引納銀七分。其在廣州

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
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夾帶多
餘鹽斤。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
不致虧少等因。已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窃
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徃雜處。寇盜縱橫。歲用兵
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邇年水旱相仍。人民飢饉。
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供
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處有銀兩。各有頭項。擅難
把別項動支。邇年征勦。因地方廣濶。山嶺險遠。所調

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數。方敢行事。况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哨守官兵。及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黃。製造軍兵器械。收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于此。舍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盜利銀兩。收有前項數目。執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多。關係之大。遇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不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人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者。利害切身。值之亦甚難也。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

無餘積。此一舉動。輒就告缺乏。况商人許令自告。仍有不盡之數。令自首則私鹽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可言。是縱客人以罔厚利。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爲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此等之徵。則出自商人。與鹽灶丁萬無相干。以此而恤鹽丁。非臣所敢言也。况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蓋免入官。惟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販納亦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人而縱私販。虧官課而悞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

敢知也。但用兵惟此糧賞。非糧無以聚兵。非賞無以勵功。書曰。汝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孟子曰。師行而糧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寬恤之美名。而不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謀。其行據議處者。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其經久可行之法。否乎。卽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則軍餉日虧。錢糧日減。遇地方多事。聚兵無糧。賞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給內帑。縱蒙俯允。而往返稽延。候事非細。况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

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孰得而移借貸。伏望 皇上念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勅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聽臣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



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糴糧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犯人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盤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在法。贓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司其事者。毋因一言而輒爲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爲攷亂。如此私鹽之禁。猶存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疏

王朝用

應詔陳言疏

鹽利

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執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

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壯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灶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取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灶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于辦價。况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

於開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二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召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灶戶稱便。且每塩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筭餘塩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談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

類解折色價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駟運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灶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除完納稅糧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灶鹽旣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灶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艘而來。其孰有不得。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則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禁私販是禁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鹽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者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灶丁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備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

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鹽御史有奏開販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援引私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執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裁革始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執豪爲名是矣，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執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推避，孰肯加憐憫之意。

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遷儲克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于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實銀到部者名爲空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資執助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製銷仍照例嚴禁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弊端則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一

九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